



小桃无主自开花

东出安康城数里,有九里湾,九里湾里是桃花。在这桃红柳绿的春光里,置身干大自然的田野里,倘在这桃林,真是妙不可言。看山坡上那一片一片、一树树、一枝花的桃花,如火如荼地盛开着,雪白的含羞,粉红的娇嫩,大红的浓彩……《诗经》把桃花比作女子,别家诗人再高明也不过如此,清代诗人沈荣说:“柳暗花城梦不通,谁家姊妹倚东风。凭伊几点清明雨,催出新妆试小红。”美是美,可也太艳太俗。不过,桃花的美就在于她的妖艳,更在于人与桃花人与自然很和谐的这种美妙,早在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中就进行了神话色彩般地描述:“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”这种图景也只是理想中的了,可是当我置身于九里湾,也竟然恍惚有这种感觉,不是有这种感觉。由此可见,感觉也是不准确的,也是可以人为的。

与桃花有关的好话和典故也是不胜枚举。李白当年留下了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名句和佳话,九里湾也有潭,潭上也有伸出的桃花,粉红的粉红,淡白的淡白,别有一番风情。桃花在李清照笔下是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少女,而杜甫好似对桃花不怎么的,他在诗中“癫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”,杜甫的人生际遇很是坎坷,他是不是也受过如桃花般的女人的轻薄呢?这当然是不好猜测。

更多的人是对桃花的爱惜和爱怜,真是把桃花当做自己心目中的女子那样去爱了。清代有一个名叫孙星衍的人对白桃花十分的喜爱,他这样形容:“懒回素面朝天阙,罢舞霓裳对月轮。”又这样想像:“五日清风吹三日雨,为她洗净软红尘。”呵呵,这样的男人,一定会让那些桃花般的女子留恋不已的吧。桃花很美,但绚烂缤纷的结局是谢幕的无奈。所以薄命女子自命桃花。桃花有意,流水无情。落红最是无情物。这样的句子,听来就让人伤感,也会让人生出无限的叹惋了。大观园中的林姑娘就曾锄葬桃花,黯然神伤,她吟道: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游丝软系飘春榭,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,愁

绪满怀无处说。手把花锄出绣闱,忍踏落花来复去?柳丝榆荚自芳菲,不管桃飘与李飞。桃李明年能再发,明年闺中知有谁?”世间又有多少女子不会如此呢?可是桃花还是要看的,看的是那种匆匆的绚丽,感受的就是这种落红后寂寥的心绪。

春来桃红又一年。花开了,人来了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花还是那些桃花,人呢?看花的人不同,人的心境也不同啊。虽然心境不同,但桃花我还是要看的。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好的心情只有这些桃花了。记得亦舒有句经典语说:女人想要很多很多的爱,如果没有,要很多很多的钱,如果还是没有,那就要漫山遍野的桃花吧。

十里樱花十里尘

其实,樱花我是看过无数次的,只是很潦草而已。西安的青龙寺樱花,树大可谓遮天蔽日,美轮美奂;我居住的小区就有樱花,天天擦肩而过;本市城里到处也是,更有樱花小道。就是日本的樱花,我也去看过的。

樱花是日本的国花,在其狭长的国土上,南北各地遍植樱花,蔚为壮观。每年自3月始,樱花作为报春的使者,由南向北渐次蔓延,漫九州、掠本州、越津轻海峡入北海道,形成一道遍及列岛的“樱花前线”。樱花以白色或粉红色居多,其不如桃花浓艳,也没有那么丰腴,浑身透出一种清新质朴的风韵。虽还是早春时节,日本南部的樱花已次第开放;无论乡村或城郊,映入眼帘的都是密密重重的樱花树,树枝上挂满一簇簇绽放的花瓣,漫山遍野的花树汇集而成一片花海,给人一种逼人的浪漫。日本人对樱花几近痴迷,每年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“樱花祭”,近似节日狂欢。那时节,男女老幼携酒带菜相聚樱花树下,举杯畅饮,谈笑嬉闹,尽情享受身边的烂漫春光。

不过,与花开盛景相比,缤纷的落樱似乎更受赏花者青睐。由于花期短,昨日还绽立枝头,楚楚动人的满树繁花,转眼间竟似雪如雨般地飘落,此情此景怎

不令人扼腕?文人好像尤其有此种感慨。有一位出生在日本的中国人苏曼殊,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影响巨大。他既当过和尚,又是南社骨干成员。他对樱花很是喜欢,有多首诗词写樱花。其中有词《樱花落》“十日樱花作意开,绕花岂惜日千回?昨宵风雨偏相厄,谁向人天诉此哀?/忍见胡沙埋艳骨,空将清泪滴深怀。多情漫作他年忆,一寸春心早已灰。”诚如词名,樱花落,心成灰。还有一位郁华,郁达夫的弟弟,他在日本生活多年,估计对樱花也很是偏爱。他有首《东京杂事诗》,这样写日本的樱花:“树底迷楼画里人,金钗沽酒醉余春。鞭丝车影匆匆去,十里樱花十里尘。”两人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人,所以感受竟然如此雷同。

我居住的小区挺大的,八十多栋楼,花木种了不少,但杂七杂八,好像没有规划似的,但不知是什么原因,却有很多樱花树。刚住进小区时,这些樱花树都很少,也不认识,也就没关注,可有一天从那路过,突然被这几树美丽震撼了。一夜间,樱花摇曳,风情万种。过一天,却是落英缤纷,一地遗憾。真正是一寸春心一寸灰,十里樱花十里尘。别说了,我这里只有几棵。可就是这么几棵,也是几树美丽几树伤心啊。

牡丹芍药两相宜

很多年了,我一直分不清牡丹与芍药。不仅仅我,好像大部分本地人也分不清。我老家院子里有几株花,煞是好看。爷爷也一直说是芍药,父亲却说是牡丹。其他的人呢,有说芍药,有说牡丹,那几年既没手机,又没度娘,自然不知道谁是真理。父亲说是芍药,因为本地芍药多;爷爷说是牡丹,因为爷爷是中医,牡丹的根可入药,谓之“丹皮”,除痈消肿,清火散瘀,想必是经验之谈。我也稀里糊涂的,有人问了我,我一概介绍是牡丹。芍药多土啊,牡丹大气富贵,国色天香嘛。

本埠多芍药少牡丹,因两者神似,如同姊妹,常被大多数人混为一谈,误认牡丹为芍药,或误认芍药为牡丹。其实,也不能全怪人不识,牡丹和芍药历来并称“花中二绝”,它们同属毛茛科,芍药属。

牡丹乃落叶小灌木,芍药却是多年生草本,故牡丹学名实为“木芍药”。古人曰,牡丹第一,芍药第二。又谓牡丹为花王,芍药为花相。牡丹和芍药,一个是草本花卉,一个是木本的,一个是大家闺秀,一个是小家碧玉,但是它们是一样的美丽,一样的绰约。也常把它们俩栽种在一起,花王、花相次第而开,使观赏期大大延长。牡丹与芍药的区别是,牡丹的茎为木质,落叶后地上部分不枯死;芍药的茎为草质,落叶后地上部分枯死。有个最简单的区别牡丹和芍药的方法,就是从叶片和叶形上去区分。牡丹的叶片先端常常再分裂,芍药的叶片先端是尖的,不再分裂。它们的花期也不同,牡丹的花期稍早些,一般园中快开败了和盛开的多数是牡丹,含苞欲放的才是芍药。一般牡丹盛花期在4月下旬,而芍药的盛花期到了5月是上旬了。

都知道看牡丹要去洛阳,据说菏泽也算一个佳处,但我一处都没去过,倒是去过很多城市里公园中的牡丹园。杭州花港观鱼的牡丹园甚至去过多次,其将牡丹和山石、翠草、金鱼、百鸟融成一幅富丽堂皇的织锦画,让人醉赏国色不思归,很是让我流连忘返。本地也有很多牡丹园,西安、杨凌的我都去过,其区大多是既有芍药,也有牡丹。安康市区附近的香溪洞景区有块牡丹园,我也去看了,压根就是芍药,连一株牡丹都没有,园主人把芍药当牡丹糊弄我等外人罢了,但外行人也就看个热闹,只要好看,管他是芍药还是牡丹。

前几年,本市大力推广种植油牡丹。顾名思义,就是打油的牡丹。一时大热,十个县区,各县都有一大片。农民们也喜不自禁,把种麦的种豆的种玉米的土地都种了牡丹了,据说这种油牡丹,籽打油,花供欣赏,一物多用,利国利民。几年过去了,打了多少牡丹油,我不知道,反正至今一滴也没吃上。不过,倒是看了很多牡丹花,真是大饱眼福了,虽然这种牡丹花品种单一,看多了也了无生趣。

当然,这已经是前几年的事了。因为,也不知因为什么,如今大多铲了油牡丹,听说准备种别的什么了。也许是花,也许不是。罢了,我还是回我老家院子去看吧,管他是牡丹还是芍药,反正春天会开花的。

屋顶(外三首)

安石榴

唯有在山间,树木才能轻易高出屋顶。那么多枝叶成为遮盖的一部分,我自幼接受这样的建筑学地基遵循山体的走势,屋舍错落高低的层次,山岭是屋脊,树叶是瓦片,山顶上的石头和云朵是吉祥的瑞珠及鸟兽,飞檐翘角致意四面八方,时间的枝条、绿色与光影如同雨水滑过倾斜的屋顶,在山中,一天的光阴就像一把有序开合的伞,早上由谷底渐渐打开,傍晚沿坡面缓缓收拢。

山中

我连续经历的好天气,清除了堆积坏情绪和不良习惯。我进入另一种秩序,按时观看日出与日落,准确获知光线的动向,随同晨雾、露水、温度及空气。度过富有规律的一天,我接受昼夜的安置,从白昼跳跃的声响,返回沉静。从夜晚的静寂,聆听万物渐来渐近的沸腾,排除风雨、雷电这些不速之客,我更关注草木、地面与石头,微小的难以洞察的挪移,所有的静物都在悄然生长,而动物们的举止一再夸张。

这个春天,更多的人在窗户里遥望春天,逗留室内的时间越长,对于一碟美食的需求就越迫切,随着荡漾的春风悠悠回转过来的便是舌尖上的春天。

一把白菜苔是用来唤醒味蕾的,趁着清晨采摘下来的菜苔娇嫩嫩。猪油烧热,就着干辣椒、花椒一起下锅,佐以姜蒜翻炒,起锅后尚还有点烫嘴时入口,流淌在唇齿之间的清香,鲜美打开的就是一个绿汪汪、水灵灵的春天。平利人似乎更偏爱搭配肥肠或者霉豆腐煮汤,自然又是别有一番风味,清新的菜苔与肥肠、霉豆腐的味道撞击,这种“混搭”就像冬天和春天的交汇,尽管寒风料峭,依然无法阻挡逐渐蓬勃开来的春意。

散落田间地头的鱼腥草让人爱恨不得,叶芽在风里刚开始泛了红色,根茎部分娇嫩的手指一触碰便会断掉,虽然专属于它的独特味道还不够浓烈,但也足以刺激舌尖。配着豆腐乳凉拌了上桌,脆生生,凉丝丝,人的精神一下子被提了起来。待到稍微再长大一些,配上绿豆、猪肺煮汤又是一道清热的好汤。

山林的萧瑟还没有褪去,阳光格外的充裕,落的三两场春雨,那些小精灵仿佛一夜之间醒过来,在小路旁,在林深处,披着褐色的外衣“蹭蹭蹭”就来了,眯着人手眼疏忽的时间便长成一棵竹子,在风里开枝散叶。雨水充沛的日子,竹笋生长的速度让人惊叹。

如果说泥土深处回赠人们的是汲取充足的养分,积蓄了一个冬天的风味,那么高高的枝头则是经过冬雪春风洗礼后的涅槃。香椿芽、槐花、阳雀花不待入锅,仅仅用开水烫一烫,那香味便足以让挑逗味蕾,食欲大增。

至于第一茬韭菜、脆生生的蒜薹、路边的白蒿,烹饪方法越简单,味道越本真,越接近我们对生活的向往。

小时候家里用的柴火灶,调味品除了葱姜蒜,最多便是辣椒花椒和香草。任何菜肴都是大火下锅,佐以简单的调味品,甚至只有油盐,即使这样简单的味道也依然是多少人难忘的记忆?那应该是对生活的感恩,对自然感恩的情感,食物滋养身体,更多的是滋养人的情感。家里的老人有一盘好菜,就会喝上两杯,其实不是贪杯,而是捱捱日子,捱捱岁月,捱捱幸福。

食物吃的是心情。大抵春天的食物都是美好的,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,挣脱束缚的人和食材都格外的轻松,和煦的微风艳阳,满满的希望,活跃起来的,不止是味蕾,还有蓬勃的心情。吃着吃着,日子就美了。

油菜花开

柯长安

到了阳春三月,在陕南的山山岭岭,沟沟岔岔流浪油菜花海,犹如大地妆金,天空是清澈的蓝,原野是熠熠的黄,空气是幽幽的香。油菜花成片成块开放,是一道抹不掉的靓丽风景,长在家乡的田野里,留在我脑海里记忆里,成了我对家乡识别的标记。

记忆里白云蓝天下,那一道道山梁,一块块坡地,一条条曲弯的石坎山田从溪旁蔓延于山尖,还有一条刚修通的通村柏油路穿过田间村落。而这时的油菜花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,感受风雨,享受春光。把自己弄得黄灿灿,黄艳艳,溢香四起,招来蜂飞蝶舞,在一簇簇花朵间亲密接触,如同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。偶尔有牛羊在牧人的吆喝声中串进花海间,不时昂起头来,“咩咩”“咩咩”几声,好清脆,好动听。也有村姑行在油菜花中,显得别娉姿。习习春风吹来的花香,阵阵扑鼻,倘若穿行其间,必感十分沉醉和迷恋。这便是我可爱的家乡陕南小村庄!我也种过油菜。是在父亲责令下种的。我决心大,也勤快,不断地往油菜地里施农家肥和化肥,满以为愈多愈好。不料所植的油菜开花过后,居然不结实,令我大失所望。父亲说,要遵循其自然规律,施肥也要适度,过度了,无益,反而有害。假如你吃饱后,还要强吃,岂不撑破肚皮?一句话令我默然良久。父亲开导我说:“什么叫满则溢?过分贪求便是,如月满则亏。人犹如此。”我听后似懂非懂点点头。

因为疫情,今年宅在单位上,不能回老家了,有些思恋老家的油菜花。我便吟诵着古人的一首诗:油菜花开满地黄,丛间蝶舞蜜蜂忙;清风吹拂金波涌,飘逸醉人浓郁香!随后我便发微信向留守在家的弟弟,他说近几年随着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,实行土地流转,进一步深入民心,加之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,号召广大农民种植油菜,还有一大批返乡的务工人员回家租地种田,农村又再现新气象。弟弟说,种植油菜不仅仅只是为了吃油,还有旅游收入。弟弟说他还在村里创办了“农家乐”,每年油菜花开时节,一大批的游客前来踏青赏花,拍照写生,吃住在农家,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,广大农民尝到种植油菜花的甜头,感觉比外出打工还划算!我说今年这疫情怕要受些影响。弟弟满怀信心地说疫情很快会过去的,春天一定会准时到来。

弟弟从老家给我发来视频,他说你回不来,我也要让让你看到家乡今年的油菜花开的样子。视频传过来,我看了一遍又一遍,就像我自己站立在油菜花中一样。那一栋栋。漂亮、整齐的红砖黛瓦农舍,炊烟袅袅,充满着无限生机。油菜花正在盛开,将村庄田园簇拥包围。一浪一浪翻滚,泛起的黄色的波浪,殷殷扑来入鼻,醉香四溢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看到了,今年家乡的油菜花和往年一样开着。

鱼腥草的故事

蔡森

从前在大巴山深处有一大户人家姓侯,是当地的名门望族。侯员外有一子,年方十七,自小聪明善良,勤读圣贤书,为人正直。就在上府上下为侯员外准备过五十大寿时,有一人献来一条大鱼。员外非常高兴,吩咐厨房寿宴当天清蒸。侯公子正在房中读书,隐约听见一个女孩的哭声,循声找去,只见厨房的水缸里有一大鱼,双目含泪,似乎在祈求他救命的样子。侯公子见状大惊,连忙找到父亲,求其将大鱼放生。

第二年,侯公子进京赶考。不料,路上却遭遇响马窃走全部盘缠。侯公子艰难的向着京城的方向前进,又饥又渴,好几次都差点跌入悬崖。但是侯公子却咬紧牙关,继续行走,终因酷暑难捱,晕倒了路旁。晕晕乎乎进入梦乡,梦中见一红衣女子,说自己就是他当年放生的那条鱼,前方不远处有一草,是她施法过后的一种神草,可食亦可救人性命。接着女子消失在迷雾之中。

侯公子醒来,大吃一惊,这不就是梦中的小路吗?他沿着女子所指的方向前行,路边果然有一绿茵茵的青草。仔细一闻,还有鱼腥味。于是拔下叶子生吃,果然瞬间充满了力量。

没过几天,侯公子到达县城,见一妇人在路边嚎啕大哭,上前询问,原来是家中的老母患了重病,高烧咳嗽、咳脓血。侯公子想起梦中女子的话,便带着妇人采摘了自己所食的青草,熬汤给老人服下。病竟奇迹般地好了。儿子回到家中,见侯公子大惊,原来就是他抢了公子的盘缠。当下悔恨不已,羞愧难当。于是决定跟随公子上京,护他周全。不久这事就传扬四海,这野菜的药物性也被人所熟知。因为它有一种鱼腥味,就叫它鱼腥草。后来侯公子果然高中,成为造福一方的父母官,而那妇人的儿子也成为他最得力的部下。

从此,当地村民对鱼腥草珍爱有加,它虽然有股鱼腥味,但稍加处理就可变成了味美食材,或凉拌,或烹炒,还有的人研磨成粉末,方便携带。既大快朵颐,又清热解毒,有很好的药用功效。

而在历史上鱼腥草也确实曾多次作为一种救命草,拯救了许多人。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人类战争史上第一颗原子弹,许多暂时生存下来的人都得了放射病。遭受原子弹之害的广岛无辜平民在缺医少药和西医治无效的情况下,当地居民纷纷采集鱼腥草自食。服用者中有11人幸存,以后都健康地生活着。这11人中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只有700米,最远的2500米。有一对亲姐妹,姐姐在爆炸当天出现高热和鼻衄,3天后陷入昏迷,其母给她服用鱼腥草,此后她连服一年,身体完全康复。而妹妹在爆炸时身体尚好,未服鱼腥草,一个月后突然出现发热、脱发、腹泻、出血等放射症,处于濒死状态,这时她开始自服鱼腥草,最终也摆脱了死神。而那些在当地海军医院接受正规西医治疗的病人,大多于发病两周后死亡。因此鱼腥草也被称为是惟一能够在原子弹爆炸点中顽强再生的植物,是核辐射的克星。可见鱼腥草的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。

又是一年春到时,想必故乡早已笼罩在浓浓春色之中。鸟语挂响天空,花讯散布山岗。我心想念的鱼腥草早已破土而出。鱼腥草可食可入药,尤其拌上母亲做的豆腐乳,味道极鲜!如今在城市菜市场也能见到鱼腥草,不过味道早已失真,要想吃正宗的鱼腥草,还是故乡的味道最正。



瀛湖

两棵树 第1225期 远村作

白河三月(组章)

汪海玉

前坡

春天,还未解下口罩,三月的前坡,已是樱花如雪;口罩遮住春天的面眸,遮不住满山樱花脚步。

汉江抖落秦楚边城酒杯的液体,氤氲起晨雾,架起云桥,把桃花的嫣红、油菜花的金黄铺撒在汉江水面,水色,雾色,勾勒出一道水色白河。

前坡,花色是花园,不高不矮,不陡不峭。山坡温柔晒腴,那些桃花、桃花、梨花一样温柔。一草、一木、一花同样温柔。山坡民房一间一间错落,村民临江而居,看春风秋月,听渔船划破汉江的声音。

当我老了,佝偻了身子,和樱花、梨花一起变白。落叶归根。当我老了,佝偻了身子,临近汉江,在前坡买一间房子,安放我一生漂泊的灵魂。

桃花在山坡上

山野沉默,春天被束缚在一座城市里,桃花也缄默不语。

人面桃花,孤单的等候了整个冬季,泛滥成思念,

才下起了雪。阳光在山坡上决堤而出,在空气中摄取氧气的养分,滋润起桃花的面颊,染红枝头红艳的相约。

三月,被桃花占据,山坡,小溪,还有蓝天,还有我口袋里你泛黄的诗集。

春风,像个漂泊的游子,把桃蕊打包起行李托运,一步一步北漂到白河的口岸,在山坡落脚。去年今日此门中,我在开满桃花的山坡上,写满浅吟低唱的诗行。

水色白河

白河,在水色里长大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你来或不来,我在边城白河等你。汉水在潺潺的流淌里拨动,水雾蒙蒙的氤氲中扩散,渐行渐远。

白河,在汉江岸那些颤动微笑的桃花,一如从前。春风吹开第一朵桃花的时候,我就把乡愁种满在山坡,直到桃花占领了白河,满目都是我殷红的印痕。当脚尖触碰的每一寸土地插满桃花的时候,我在白河等风,也等你。

白河何所有,你来,我赠你一城水色。